



年冬

政治軍子

評作選集



羊枣政治军事 评论选集

公盾 耿青编

绍：

我总不投死，因为有许多工作要我做。现在我只能希望你能活下去，希望六妹再接再厉为中国学术文化多尽点力。我从事笔译十余年，此刻回整起来，总觉得太少。我一向集中力量做实际的工作，并不曾打算先管自己留下永久的成绩，更没想过自己就这么死了。不过总归这些年，写的东西搜集起来也有四五百万字，总归标不了什么，只是我这一生留下点痕迹，希望六妹为我集辑出版，那我就不虚此生。

我在北京写的，主要是整理国际时事研究，还有论文，综合周报也有发表。民主报的社论不关搜集了。在衡阳，主要是整理大刚报的文章，同时广西日报也有发表。在香港写的最多，主要是每日报便有几十万字，我写的社论，中华是可以转载发表。此外有华南报的社论和言论，大众生活、知识和大公报载过的文章。在上海写的文章最早报的社论和言论，那些社论都很容易转载，同时译报和商报也有发表。战前所写的论文除少量知识可刊外，现在（钱俊瑞主编）、新认识杂志也有发表。更早些，在太白、文学评论、文学界等杂志以及中报自由谈（一九三三—二〇）、中华日报动向上面都有发表和杂志发表，那时所写的著名是潮水和深渊，主要是后来才用过的。此外或有在别处发表的，但自己已记不清楚，也不必搜集了。

杨潮一九三三年一月于杭州

新
华
出
版
社

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

《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编辑组编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图4页12印张 279.00字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统一书号：7203·044 定价：1.30元

016057

序 一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羊枣名字的，大概不很多，因为羊枣同志死于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已经三十七年了！但是，老一辈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对羊枣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和他同事过，熟悉他的为人和作品，都知道他是个革命活动家、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学普及宣传的作家。他中年早逝，为革命而死；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羊枣同志，原名杨潮，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湖北。他和革命作家，也是评论家的杨刚同志是兄妹。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革命的暴风雨，就把羊枣，这位从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进步青年卷进了革命漩涡中来。兄妹两人一生都和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先认识了杨刚，她和我初次见面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坦率、热情、好学又刚强。她引荐羊枣和我认识后，羊枣也同样给了我良好的印象。我先后介绍羊枣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羊枣在“左联”工作积极，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奔走。他当时是一个高级铁路职员，把自己的住处，提供我们开会和掩护的方便，在经济上资助我们。他曾为“左联”所办的书刊撰稿，并给陈望道同志主编的《太白》等杂志和其他进步报刊以潮水、洋潮等笔名，写了不少

016057

宣传科学普及的文章。抗日战争前夜，他著文响应党的号召，要求全国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成立抗日联合政府。他在上海塔斯社工作期间，开始撰写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文章。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了由胡愈之同志等发起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主编抗日丛书和“新青年百科全书”。上海沦陷后，在党的领导下，他留在“孤岛”坚持抗日文化工作，后因形势所迫，才离开上海去香港，用羊枣笔名写了大量立场鲜明的军事评论；“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党在香港办的《华商报》写了不少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并积极援助著名作家邹韬奋等同志，从而受到迫害。一九四二年不得已撤退到桂林，根据当时战争形势，撰写了《太平洋的暴风雨》等书。

一九四四年六月，羊枣同志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参加以王亚南同志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编辑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为东南沿海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他当时写了《方兴未艾的欧洲战争》、《从莫斯科看欧洲》等著名国际评论文章，指出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文章富有远见，文笔犀利。自从他到永安，使死水般的东南文化界为之一振，出现了蓬蓬勃勃的进步活跃局面。因此反动派把他看做眼中钉。一九四五年七月，他被反动派哄骗逮捕。敌人从此并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当时被囚捕入狱者达数十人。羊枣同志在狱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拒绝写“悔过书”，拒绝“加入国民党”，同敌人始终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

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即离开上海，到了延安，从此音信隔绝，许多情况都是后来听说的，但我却始终关怀他的行踪。当我听到他遇害的消息时，是深感悲痛的。全国解放后，我也曾见到过羊枣同志的夫人沈强同志，当年的青春少妇，这时已白发满头。为避免引起她哀伤，对羊枣之死未便多所询问，现在听说她也

016057

不在人世了，真是不胜遗憾。羊枣同志被害正值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的前夕，消息传开后，全国新闻文化界激起了极大愤慨。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新闻记者五十六人公开在报上发表《为羊枣之死向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书》，要求国民党当局调查羊枣在狱中受虐待情形和致死原因，下令严惩非法逮捕他的祸首。同年五月十九日，上海各界召开羊枣追悼大会，由郭沫若主持，马叙伦在会上讲话，再次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当时，陆定一同志正筹办旧政协，送了一副挽联：“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缙绅蒙冤、图圉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寰。”以表达我党对羊枣同志的哀悼，和对反动派的抗议。解放区的许多报刊也都对杀害羊枣的这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正义的声讨。

羊枣同志被害时，杨刚同志作为记者正在美国采访，得悉这个噩耗，曾写信给国民党当局，严词抗议！她写了《哭四哥》充满血泪的悼诗，诗中写道：“不信分离就是最后，不信死亡能把你消灭。”她把羊枣看作是：“在大时代门前莫下了自己鲜血的人。”杨刚同志回国后，曾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我党《人民日报》副主编。

羊枣同志的死，不过是被反动派残杀的成千上万进步文化工作者中的一个。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的年代，继闻一多、李公朴被害之后，羊枣又死在敌人狱中。

“四人帮”在十年动乱期间，竟然砸毁了羊枣在上海的墓地！现在闻已修复，这也是拨乱反正所应该做的。

编羊枣文集选的耿青、公盾等同志要我写篇序言，这是义不容辞的。诚如鲁迅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形容，这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他是在万马齐喑的旧中国发出的声响，是黑暗时代点燃起来不灭的星星火苗，也是在阶级敌人的镣铐和铁锁链下自强不息地向前进中留下的脚印。单就

这一点，就足够说明这部选集的价值了。羊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而革命队伍里十分需要这样终身前进、永不后退的革命人。

周扬

01657

序 二

我们党的优秀的革命活动家、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羊枣(原名杨潮)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已经整整三十七个年头了!

羊枣同志(一九〇〇年五月八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一九一九年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清华学校开除。后来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该校后并入上海交通大学。一九二三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任职于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促进他迅速地觉醒起来。他二十年代从事过音乐戏剧活动。三十年代初期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同鲁迅等“左联”的同志并肩战斗。一九三三年经周扬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主持了“左联”后期的工作。他外文很好,曾为“左联”办的刊物《文艺新地》译过《马克思论文艺》,全面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尤其是对西欧著名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海涅等人的基本观点。这是“左联”时期一篇相当重要而又有一定份量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及《申报》和《中华日报》等副刊上写了一系列科学小品文和杂文。抗日战争前夕,他在金仲华和我主编的《世界知识》、《永生》、《现世界》等刊物上撰写了大量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文章,并和艾思奇共同主编了《新认

识》半月刊。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加入了党所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许多左翼文化人纷纷到延安去。当时他的儿子杨朝汉（即耿青同志）问他父亲：“爸爸，您为什么不去延安？”羊枣同志说：“上海也需要人做工作。”杨朝汉提出请求到延安去学习，羊枣同意了他的要求，便把他这唯一的儿子托付给了我。后来由我把杨朝汉带到了新四军。

上海沦陷后，羊枣同志奉组织之命，先是在上海租界地区坚持斗争，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又转到香港、桂林等地从事革命新闻评论和抗日文化工作。一九四四年夏，羊枣同志被派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在王亚南同志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并担任国际问题专业方面的负责人。当时他编辑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竟似异军突起，一下子就成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个刊物。他所撰写的《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欧洲现实政治与英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从莫斯科看欧洲》、《歧路上的法兰西》等国际评论文章曾为广大读者传诵一时。他精辟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政局，并以独到的见地热情赞颂了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指出南斯拉夫的解放靠的正是自己的力量。他的文章材料丰富，立论正确，有预见性，且能切中时弊。他，羊枣，就象火种似的，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火朝天地出现一片进步文化的生机。也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对他磨刀霍霍，伏下杀机。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在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策划的一次骗局下，羊枣同志终于不幸被敌人诱捕。他先被关在永安，后被押送江西铅山，抗战胜利后又被关在杭州监狱。“千古艰难唯一死”，但作为革命者的羊枣却视死如归，坚决拒绝了写什么“悔过书”。他同敌人的斗争是那么坚定和从容，以至在狱中最后还全文

翻译了美国名作家克拉伦斯所著《我的爸爸》一书(该书后来已由生活书店出版)。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正值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前夕,羊枣同志终遭反动派的毒手,死于狱中。羊枣弥留之际,似乎还有要说的话。他的夫人沈强问他是不是想找到他的儿子杨朝汉(当时耿青同志正由新四军二师调到东北民主联军任某团政治处主任),他点了点头,最后终于含恨而死了。

在蒋管区的地下斗争中,羊枣同志冒着时刻有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走完了这充满着荆棘和黑暗的道路。他勇敢地为革命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没有象羊枣这样奋不顾身的革命烈士的英勇牺牲,我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设想的。缅怀烈士,倍感我们今天的主人翁生活是多么地来之不易!

羊枣同志的儿子耿青及爱人林佑都是表现很好、工作出色的党的领导骨干,他的妹妹杨刚同志也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四个孙儿孙女都已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真是一个全家革命的革命家庭。单是这一点,也就足以告慰羊枣同志的在天之灵了。除了党的培养教育外,他们的成长不也正是羊枣同志革命精神影响、教育的结果吗!

最近,耿青同志在重病中搜集到他父亲羊枣生前用心血写的部分文章,由郑公盾等同志编成《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要我写篇序,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这个选集所收入的作品是颇有代表性的。可以说它们篇篇都是投向国内外法西斯强盗的匕首。作者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得精辟而深刻,字里行间处处闪射着对敌人的鄙视与愤恨,而对广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则处处饱含着同情、信赖与热爱,体现着鲁迅所颂扬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种真正革命家的崇高品质。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羊枣同志这种坚定

的立场、鲜明的爱憎、科学的分析态度和火一般的阶级感情，必将激励着人们进一步怀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英勇奋战。

羊枣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钱俊瑞

新聞巨子國際專家

落，長才惊海宇

縲絏蒙冤囹圄殞生

重，慘痛絕人寰

一九四六年作輓聯
一九八二年重寫

陸定一



羊 枣

1900—1946



010057

目 录

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1936.2.16)	(1)
民族抗日统一战线(1936.3.21)	(13)
张伯伦的放火政策(1938.11.2)	(22)
两年来的中日军事(1939.6.22)	(25)
米内内阁对侵华战事的可能影响(1940.1.16)	(32)
日苏关系的回顾与前瞻(1940.5.1)	(41)
一年来欧战军事的检讨(1940.9.16)	(59)
德苏战争的军事形势(1941.7.5)	(80)
光明与黑暗的主力搏战	
——从军事上论苏德战争(1941.7.16)	(91)
战争的辩证(1941.9.1)	(99)
论太平洋大战(1942.5.15)	(105)
魁北克会议以后(1943.9.7)	(116)
太平洋战略攻势开端(1943.11.29)	(124)
尼米兹的战略(1944.2.25)	(131)
第二战场的谜(1944.4)	(142)
敌寇的动向(1944.5)	(152)
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1944.8)	(162)
战栗新攻势前的敌国(1944.9.22)	(169)

016457

打开欧洲新局面的新莫斯科会议(1944.10.16)	(180)
决定意义的大海战(1944.10.29)	(190)
太平洋战争新局势(1944.11.11)	(197)
三年的太平洋战争(1944.12.9)	(215)
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1944.12.11)	(223)
环绕世界战场(1944.12.11)	(232)
欧洲现实政治与英国(1944.12.25)	(239)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1945.2.5)	(264)
歧路上的法兰西(1945.3.5)	(290)
东西并进的压迫(1945.3.12)	(305)
清算幻想,加紧努力(1945.3.12)	(310)
最后的总攻(1945.4.23)	(314)
德意志的悲剧(1945.5)	(322)
解决欧洲问题的关键(1945.6)	(341)
 杨潮生平事略	 (362)
后记	(369)

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

月牙的编辑先生叫我写一篇关于最近学生运动的文章——这是我本分应该做的。但可惜，许多重要的材料，都因携带不便而没有拿来，以致叙述的大部分，只能靠自己的很不好的记忆力。因此，虽大体不会怎样错误，完备是决办不到的。我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借此表达我自己和朋友们，对于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点具体的意见而已。

（一）运动的经过

甲、北平方面。在去年秋冬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冀北侵略政策开始更具体地、急剧地展开的时候，素来为全国青年精英所萃的北平学生界，早已感到了极大的愤怒和苦闷。有识的青年已经预料到局面的发展，决不能如一般乐观主义的希望，但在许多被南京政府一贯的欺骗政策所蒙蔽的同学，多少总还不免于幻想着“九一八”后东三省的无耻悲剧或者不至于再见。然而事实的教训是钢一般严酷的。接连着，南京政府深资倚畀的殷贼汝耕宣布冀东自治了，而它除了一纸撤职查办的命令之外丝毫没有下文；何应钦奉命北上与土肥原等接洽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发表了，冀北政治、经济、金融的“独立”成功了；日本侵略政策本阶段的初步计划完全实现，而所谓中央政府者，则仅仅自甘于留下一个任免经过“皇军”同